

珂

雪

三

外

集

珂雪外集卷之九

公安鳧隱袁中道著

游居柿錄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正月初一日居雷宅以守
制不賀年

至二聖寺禮佛時三聖閣爲措大輩欲占作書
房諸僧來訴予念此係先舅及先父先兄捨
爲誦經行道之所若與諸儒作書房豈先人

本旨予乃首捐貲設數十人供于上起華嚴會且題數字于上

風日清美往遊石洲偶逢五弟汪生惟脩呼之同去過以明舍值以明在門曰安往日遊石洲以明亦懽然各携一壺數肴登予汎鳧舟順流而下頃刻抵洲令童子炊飯予等登舟覓石子五弟眼根最利偏多佳石如纏絲瑪瑙者甚多予跌坐水石間童子拾得佳者以示予搏弄少時仍擲之已席地聚飲命童子

歌一曲日已暮登舟回

往斗湖看五弟築呂仙臺舊傳純陽過此濯足
故至今相傳有呂仙臺一名濯足臺其跡久
湮五弟子三湖岸上得少許地因築臺以存
仙跡

初九日至二聖寺起華嚴會寶方爲首合智者
禪堂及本寺諸僧共三十餘人予亦嘿誦至
晚而散

步至江上望江北白沙千頃若雪是夜頗不懌

蓋中郎逝後往時同學號淡相知者皆作白眼按劍之語中夜誦李龍湖語云匹夫無假故不能揜其本心譚道無真故必欲剗其出類真禹鼎秦鏡也

早至五弟園看紅梅月夜步至新居及五弟樓下復踏月遇王以明居士于市留小飲因同過李謫星舍歸來雞唱燈下作荅遠人書

上元日靜亭舅至同往五弟園看綠萼梅綠雪照人骨爲之冷

一扶乩仙者至但動念卽知不須說出

連日爲諸客所黷心思不快今日方得清閑一

日

居雷氏宅寶方自龍灣市歸携蘇雲浦園價來

并得書

赴三聖閣華嚴會同以明食齋

未央書室看玉蘭

二聖寺赴華嚴會

同蕙畝登三穴橋舟宿于潘氏河將往村中以

清明在邇往村中祭掃先塋也

早抵孟溪登予舊所築臺去年予有志棲隱于此
此地市麥田數畝前臨河後枕湖因令人築臺于中
植竹屋數楹前後種柳後開一池引湖水入其中種蓮
花門外繫鳧舟臺甫就爲洪水流去其半志爲之墮

風雨大作閉門兀坐時舊日痰火微舉發

春雨大作舊病舉發山庄破壞不蔽風寒急歸抵三穴橋還畱氏宅

春已半矣天復雪正所謂堯花雪也

寄書須水部日華兼寄遊龍山詩且訂再入沙
市之約

二十日清明火病舉發兀坐家園

江陵王維南太學家有一鶴一夜偶折去一足
已不活乃截竹爲筒代之遂能起舞無恙至
今乞予作竹足鶴詩予嘗聞鶴命在膝今殊
不然可異也爲草一詩付之按世之養鶴者
見其折足遂謂鶴命隕矣不復救之往往因

而致灰若知竹可代足則鶴憑之以步不廢
飲啄而鶴可生也此可爲相鶴經補一闕典
快哉

堯花爲風吹花片滿地若紅茵以明居士來因
相與論學予曰數日來覺前此愧悔處極多
不是小失庶幾追之將來以明日畢竟如何
作工夫予曰除叅話頭無工夫以明領之去
得須水部回字望予來以新脩龍山顧影亭欲
共忻賞也

歸園中二色堯開濃郁可愛

劉家外甥來伯脩兄一脈止此存耳

雷宅起照面墻安石門治酒待劉大甥甥有痰疾時明時暗或笑或哭一家爲之感泣天之報施善人如此殆不可曉

每辰起痰中帶血予嘆曰此家獄所致也遂以脩理事付僕輩料理而自登鳧舟入沙市就醫調攝汪惟脩從是日聽風水噴薄聲便覺

清涼

午南風作一帆走沙市月印波間矣

辰起醫至診脈曰脈無大病但心思鬱結不得發舒悲哀過甚有傷肝木決宜歡娛以散之上岸過怡山庵散步花間愛其閑靜遂命移舟中行李及衣襪來時吳山人周中石名恭先者客水部署中偶來園相晤記癸卯曾晤于都門去歲又晤于襄陽故人也山人善醫爲予切脈曰無大病肝脾微動火耳

須水部日華來園極言天台山水之勝

傳叔曆至論仙佛同異夜遂宿于此道其尊人
楚竹公事公往時偶抱危病瞑去見自身騎
一象至一處主者禮之甚恭問曰公生前作
何行業公口占對曰浪迹人間五十春詩書
青紫列儒紳明神若問生前事衾影何曾媿
五倫主者善之曰公陽壽未艾也揖別而出
復騎象至途中逢姻友喬梅臯名杞儀仗甚
盛坐車中呼公曰親家好去忻然而別詢之
途人曰是新任嶽神也已而甦急問家人曰

喬公得無小病耶家人曰今早逝矣後二十餘年而楚竹始李李之前數日曰吾往必有所歸但尚不知其處一日密呼叔睿曰吾今知去處矣乃織女星宮相也迎者已到門我素不信鬼神非幻語也言畢沐浴遣婦女出室自着衣入棺中偃臥而化公舉甲戌進士歷官銓曹至山東藩長晉光祿卿以歸當江陵薰灼之時公正居要地人亮之知其非權黨也公器度宏遠終身無喜愠之色疾言怒

氣不及奴僕所居官皆膏脂地而晚節食貧
無異寒士旣歸佳居西城門臨清流與客奕
棋終日竟優游以老

須日華偕周中石移酒肴至園取所携惠泉點
茶予不飲此水者五六年矣日華云泉水貯
之已久將壞時以甕數注之則復鮮雖彌年
亦如新此泉所以貴也座間相與訂武當之
約予謂若遊武當當取道玉泉遊青溪鹿苑
諸山乃出荆門爲妙蓋遠安山水如雲破霧

裂卽武當未必勝也日華然之

以火未頓平移寓近醫時龍堂寺有小房一間
爲先兄中郎所修遂移住頗靜寂

僧舍養蘭一盆香清一室

步至劉元質普養寺園中晤張伯含伯含館其
中馬元龍蘇休之覓予于寺不得遂至園元
質置酒元龍休之皆沾醉予以病戒飲元質
家善釀酒不減魯直所誇沙市回家酒也

同蘇休之至金粟園與怡山素一共食齋晚別

去歸寺時寺中蚊蚋如雷回視公安家園真
清涼國矣是夜卽登舟回公安

抵公安至家園木香藉地如茵晚宿雷氏新宅
歸園中花木陰森芍藥盛開時新筍已茁每到
此便有棲隱之志

王以明居士來晚過五弟湖上書屋

初夏居園血疾復動得雲浦書當入郡城相期
聚首怡山至

往二聖寺作華嚴會

四月初八日至青蓮菴食齋時青蓮菴新起華嚴經會故也有人持遠書至乃丁仲暘及王章甫書也仲暘昔在都門同社從漢上會章甫來今客荆字至相約一晤已至柳浪湖水浩白高樹蒼鬱坐抱甕亭內笑言久之歸園得石首王天根書天根遊吳閩晤臨川湯海若先生先生便寄一書及玉茗堂集來書中大畧言乙未雪夜同時七人聚首而三人俱以高才不祿不勝嘆惋三人者伯脩中郎及

王子聲一鳴也記乙未之歲大計伯脩及王
太史秉白蕭太史玄圃遁冥酒招海若子聲
飲予等偕未幾子聲下世又未幾伯脩中郎
下世矣天根書云海若極服楚才以爲不可
當夜讀所寄玉茗堂集晚年稍入元白亦其
才大識高直寫胸臆不拘盛唐三尺自覺其
有類元白非欲學之也今人見詩家流便易
讀者卽以爲同于元輕白俗然則詩必詰曲
贅牙至于不可讀然已耶可發一笑也

至沙頭晤仲暘久不登舟矣今日看遠浦近林
夕陽晚霞真絕景也

寓五弟所典胡氏居居在三義橋畔楊柳極茂
步至野原見有人旋遶念佛者乃近日一居
士以火自化處也居士姓萬名某蜀人也作
皮匠偶謂其同侶曰予將歸矣可爲我覓柴
積柴數日遂坐火中化去予思身命人所至
愛乃安然以火自化真是有力健兒是聖是
凡皆不必問但吾輩視此身太重觀此當自

媿其怯弱耳午覓丁仲暘于觀音寺相牽步
至金粟園時怡山他出惟素一在縱談許時
分袂仲暘同至予寓夜話三更踏楊柳影數
里而別

胡寓污濕入夜蚊虻如雷甚爲所苦燄火復作
別仲暘歸候鳧舟不至覓一小舟度夜甫運
行李而鳧舟到卽移住見舟體爲之輕仲暘
云去歲出都門有新安吳太學某者善星命
托予寄聲兄云小脩明年有大病毋遠出今

果然

辰發舟下公安住于園

謝居士以亡父塋期吉日來爲九月初五日
血痰復作家事逼迫難以度日以新創雷宅鬻
與人取其費以贍家口以供藥餌庶安心居
園調理但得此身康泰何憂無室若其不然
方當戢之黃壤豈容營室廬耶會六侄欲鬻
一居乃以付之設幸而得活于後園中種葵
蔬以畢此生無不可也

有八十一翁徐止水者來診脉頗能道羅疔江
事

同王吉人往二聖寺寶方禪堂午飧時廬山大
林寺僧以石首王天根書至欲募木脩寺祈
予作疏以病未暇也午後同步至大殿月臺
上閒坐入暮微雨歸園

五月初四日覺靜坐之益欲閉門不出
午日以病兀坐于園

姻友李君鴻名承烈下世李生一歲而孤母何

方伯公女也守志育之得成立補博士弟子
爲人美秀和易與予同社最久年四十八偶
得寒症而卒母尚在堂也幸有一子君鴻少
有血疾痊後最善調攝常獨宿每勸予酒猶
可飲色不可邇也乃復以時疾終悲夫

得江西左轄李夢白書末云兄北上何期定從
大江由南而北能從湖口迂道爲廬山續游
乎弟且日夕望之念公連日正在署中以吊
劉員嶠而來云尚有中郎未了之願耳兄有

麻城之興若果當還候于雞籠也夢白欲予
續廬山舊遊不知予于此山尚爲生客也

無跡孫玄徹至得四川撫臺吳本如書本如往
在都門爲蒲園舊社友爾時同發心脩玉泉
遣人至此了前緣耳得無跡書中有云南嶽
思有言曰四衆併士大夫勸請講法者皆惡
知識如怨詐親久則不可擇擇擇擇天台家
相傳謂朱陵四擇朱陵四擇四字極新

長夏坐篔簹谷令人每辰誦法華經一卷予憑

几而聽之

步至未央書屋閒譚晚同至柳浪看水時痰中
帶血不止勉步水邊林下終不暢

病中夜不得睡聽童子鼾聲轉益其悶

移襪至二聖寺禪堂靜室差得眠

得錢受之書大雲長老已去世其師巢松來將

復料理華山殿宇事體

川僧雲浮以請藏回來視予問其京華舊事雲
浮見知于雷太史語其亡各爲悽然

七月二十三日龔靜亭舅下世不勝感傷舅名仲安河南布政龔春所公季子少而美如冠玉習儒業成以諸生入太學家世豐厚又自能經營起家巨萬然好創田產務廣大故雖富而常窘迫飲啖兼人喜行樂與中郎及予年相若交甚暱萬曆壬辰癸巳間外祖方健飯諸舅及予兄弟皆住石浦八舅鮮衣怒馬霍霍如得霜鷹其後相繼遷化向年文酒賞適之侶惟舅與予在耳年來住居稍遠跡亦

漸疎偶聞其病不知遽不起也可嘆舅亦信
佛法隨分作功德能詩歌以懶廢

予體中不爽甚有性命之憂冒暑夜登舟早抵
沙市暫住龍堂寺

醫者云非參不能取効勉用少許一夜不得眠
姑蘇袁無涯來得麻城陳無異書

寓金粟菴會段岐陽居士居士爲合州守棄官
後卽蔬食入道

徧覓諸醫診視皆云是火病雖費調理決無大

故乃復買舟歸夜睡不寧

捐貲蓋三聖閣三聖閣者先舅夾山龔公諱仲
敏書樓也初夾山創此樓成卽屢夢圓頂方
袍之人往來其中不絕大訝之後夾山去世
以樓分與嗣子不能守爲侍御舅及亡父封
公共捐貲置于二聖寺以貯三聖寺舊有西
方三聖故也樓旣建立其後無墻中郎去世
邑中諸友朋悼念甚欲合貲爲拜懺予曰先
生亡時諄諄念及此樓不若共鳩金冶磚作

墻可免北風漂雨以資冥福最宐諸公曰諾
如言而墻成至是尚未緊蓋春雨起如漏坐
棟梁皆壞予乃捐貲十五金付寶方董役成
之

先人襄事已近病中持帖請蘇雲浦侍御題主
自念體中久憊無所冥念一心念佛十二時中
專提佛號覺心中閒靜

一醫投以蒼朮川芎之劑反致火甚夜睡不安
自此日爲始頭眩足軟心中怔忡念與死期

近矣呼祈年來付以後事一心脩香光之業
待盡而已

袁無涯來以新刻卓吾批點水滸傳見遺予病
中草草視之記萬曆壬辰夏中李龍湖方居
武昌朱邸予往訪之正命僧常志抄寫此書
逐字批點常志者乃趙澱陽門下一書史後
出家禮無念爲師龍湖悅其善書以爲侍者
常稱其有志數加讚嘆鼓舞之使抄水滸傳
每見龍湖稱說水滸諸人爲豪傑且以魯智

深爲真脩行而笑不喫狗肉諸長老爲迂腐
一一作實法會初尚恂恂不覺久之與其脩
伍有小忿遂欲放火燒屋龍湖聞之大駭微
數之卽嘆曰李老子不如五臺山智證長老
遠矣智證長老能容魯智深老子獨不能容
我乎時時欲學智深行徑龍湖性褊多嗔見
其如此恨甚乃令人往麻城招楊鳳里至右
轄處乞一郵符押送之歸湖上道中見郵卒
牽馬少遲怒目大罵曰汝有幾顆頭其可笑

如此後龍湖惡之甚遂不能安于湖上北走
長安竟流落不振以死痴人前不得說夢此
其一徵也今日偶見此書評處與昔無大異
稍有增加耳大都此等書是天地間一種閒
花野草卽不可無然過爲尊崇可以不必往
晤董太史思白共說諸小說之佳者思白曰
近有一小說名金瓶梅極佳予私識之後依
中郎真州見此書之半大約模寫兒女情態
具備蓋從水滸傳潘金蓮演出一支所云金

者卽金蓮也甌者李甌兒也梅者春梅婢也
舊時京師有一西門千戶延一紹興老儒于
家老儒無事逐日記其家淫蕩風月之事以
門慶影其主人以餘影其諸姬瑣碎中有無
限煙波亦非慧人不能追憶思白言及此書
曰決當焚之以今思之不必焚不必崇聽之
而已焚之亦自有存之者非人之力所能消
除但水滸崇之則誨盜此書誨淫有名教之
患者何必務爲新奇以驚愚而蠹俗乎

脩三聖閣完爲亡父資冥福

蘇雲浦以弔亡父至是日早開靈往哭血痰舉發遂不敢執喪事蓋十年內先哭伯脩次哭中郎今又哭大人雙眼欲枯矣病之所由作也

九月初一日亡父發引以病不能行終夜悼嘆久之復自解曰若有此身尚可酬大人未了之願及教養後輩使之成立則袁氏猶非衰相身若不棟後來零落可勝言哉不若排愁

破涕養此病身爲得計也

九月初六日爲亡父深葬之期腸痛如割初中
郎去後予卽抱病已而大人卽世予病常舉
發每念有此身得送大人歸山則子職盡吾
死亦瞑目矣不意值窀穸之期而沉疴日甚
痛何可言

雲浦從長安村回住青蓮菴來別先人墓畔有
義堂寺雲浦許助脩

袁無涯作別覓予詩文人梓予曰方抱病未能

料理惟以中郎未刻諸書付之且囑其訂正
如書坊中狂言等俱係譌書見之欲嘔而今
皆收入集中殊可恨摠之中郎所著書始有
敝篋集乃作諸生孝廉及初登第時作也繼
有錦帆集令吳門作也繼有解脫集吳門解
官與陶石簣諸公遊吳越諸山作也繼有廣
陵集棄吳令改教暫携妻子寓儀真作也繼
有瓶花集則爲京兆授爲太學補儀曹時作
也繼有瀟碧堂集則六年高臥柳浪湖作也

繼有破硯彙集則再補儀曹時也繼有華嵩
遊草則官吏部典試秦中往返作也蓋自秦
中歸爲明年庚戌而先生逝矣其存稿可一
冊中有奏疏數首因袁集付無涯其他選校
之書若宗鏡錄若刪定六祖壇經若韓歐蘇
三大家詩文西方合論或已刻或尚留于家
此外無餘矣先生詩文如錦帆解脫意在破
人之縛執故時有遊戲語蓋其才高膽大無
心于世之毀譽聊以舒其意之所欲言耳然

其後亦漸趨謹嚴其論政論學雜出于山容
水態之中皆剔膚見骨至華嵩諸作布格造
語巧奪造化真非人力也若尚留在世一二
十年不知爲宇宙開拓多少心胸闢多少乾
坤開多少眼目點綴多少煙波恐亦造化如
人不肯發洩大盡耳世之大人先生好古而
卑今賤耳而貴目不虛心盡讀其書而毛舉
一二謔笑之語便以爲病此輩見人一善如
箭攢心又何足道顧世間自有一種慧人愛

而傳之猪措金山轉益其明非虛語也付無
涯以中郎遺藉後不覺娓娓若此亦有所感
矣無涯曰聞中郎先生尚有譚性命之書五
十餘卷不知何在予曰未有也中郎先生片
紙隻字皆有一段精光惟恐不存豈有書至
五十餘卷而聽其散佚者乎我與中郎形影
不離設有之豈不經予眼及諸開士與其兒
子眼耶中間與人書牘信筆寫去一時不存
稿者有之或前後意見不存自覺不相照應

而刪去者有之遂據以爲有遺書未可也無
涯曰然先生若有此書豈不以相授而作帳
中之秘耶遂別去

龔散木同日者陳駝子至散木曰八月末夜雨
中駝子忽扣門來曰昨查小脩先生星有水
孛至九月出宮命最忌之此九月內無病當
有病有病必甚散木曰將無有大故耶駝子
曰亦甚危險近日方知公病又知九月病獨
甚駝子之言亦少驗矣駝子曰今日二十九

字已出宮矣可喜可喜至十月則一日愈于
一日予笑而飯之

持龍樹居士八戒齋每月六日蓋自沙彌戒外
居士不能終身持五戒以是六日持八戒齋
按大智度論曰問白衣居士惟此五戒更無
餘法耶答曰有一日戒六齋日持功德無量
問曰何以故六齋日受八戒脩福德曰是日
惡鬼逐人奪人命疾病凶衰令人不吉諸鬼
神中摩醯首羅神最大諸神皆有日分摩醯

首羅一月有四日分初八十四二十三二十九是也餘神二日初一十六是也諸鬼神一月于此六日輒有威勢故取以爲齋日間曰五戒一日戒何者最勝答曰二戒俱等但五戒終身持六戒一日持又五戒常持時多而戒少一日戒時少而戒多若無大心雖復終身持戒不如有大心人一日持戒也譬如懦夫爲將雖復終身智勇不足率無功名若英雄持兵一日之力功蓋天下與五戒同日居

家優婆塞法記予曾持五戒三年矣原非發
心持戒因中郎倡而和之耳後中郎三年後
開肉予等亦隨之食肉是年予病目醫者禁
食豆腐齋人除此無可食止喫白飯飲食口
減體漸羸瘦邑中戒肉人若壽亭舅及王官
谷皆逝醫者云香油生火脾無肉食不能將
養以至于病大人聞之懼甚謂予兩人曰汝
兄已亡尚須汝等取功名以大吾門若俱趨
寂寞我老何所望且眼見持齋者俱先後入

鬼錄雖有定命然以膏粱之人一旦蔬食脾
與之不習不能滋潤因而致病容或有之俟
老人百年後任汝輩爲之中郎與予泣而復
肉然非獨大人諄諄言之也出家人不與境
作對故堪食蔬士大夫有不得不赴之酒席
與腥膻之境相耦持此甚難且考張無盡護
法論中亦姑開此一條故覩顏食肉予復泣
禱之大士前俟功名成就之日復返初服中
間雖食肉家中亦必不敢啟鸞刀時時放生

以贖已愆于今十三年矣自食肉之後頗多
病而口饒終不能戒又恐終身持之而開于
垂死之日若廬陵王大行事反爲善因惡果
姑取龍樹大士六日齋戒持之若于此六日
齋戒亦不能持真地獄種子也豈可豈可
聞石首高敬庵善醫往就診視登汎鳧至馬家
寨遇颶風而返

玄徹從玉泉至持無跡書來無跡聞予病甚戚
曰袁氏三難惟此一人在耳若有他虞我老

年無朋何以度日禱于關漢壽侯得佳籤并命其孫來也

王以明從鄉中來見訪自入夏來惟以明時時過從論學秋後遂分携入鄉是日來晤言以明云鄉居萬箇竹中治一小室看莊嚴經便足了一生予曰何不久住曰久住寂寞亦不易堪耳

玄徹回以護法堂諸居士神位與之中爲漢壽亭侯雲長居士位次爲西川黃慎軒居士位

次爲伯脩兄位次爲中郎兄位次爲會長石
大史位次爲雷何思太史位

十月初病漸痊自念若不幸而死則所著書籍
紛紛無緒且素所聞于父兄師友及其行事
一切湮沒甚可惜也遂逐日脩葺

江右劉香城名伯瀚以辰州三府上任便道過
此叙通家之誼以帖來必欲一晤以疾辭不
果約以翼日

劉三府來坐談述塘南先生事先生未終之先

一日至西原學舍與諸生講學甚詳講已卽云我略歸去數日至家次日卽病諸學子往其家問安至中堂呼人曰可取案上一紙來取至卽其墓誌銘也以示諸生而化周季清名廷旦予年友也今年下世劉曰其人清澹而溫粹吾黨無緣失此哲人後輩何所效法劉久居金陵與焦茂直遊云焦二尊生極孝友往在金陵晤弱侯先生云今日偶檢亡兒所閱左史漢書細細批閱大有意見謂尊生

也劉又云周季清所著書有七八種大半是
說易婺源余大理許爲付梓

經始刻珂雪堂近集

龔生來坐談爲索夾山舅遺稿舅舊令山東嘉
祥作嘉祥志極可觀

寓篔簹谷往五弟宅案上忽見伯脩字牘數紙
其中皆生死學道語惜未入刻

天皇寺僧損有遣人來云禪堂將已落成予題
之曰栢堂蓋梁世此寺有栢堂張僧繇所畫

十哲像在焉後來滅法竟以十哲免難如僧
繇者豈可以畫師視之真菩薩之分身入流
者也又有解倩畫倩亦六朝人畫壁最工
周念淨居士至云大士塔下香猪昨已化茶毘
之異香撲鼻云已出中郎少年詩數首又出
達觀法語一則閱罷予笑曰我從來疑著此
老

居箕箒谷往二聖寺每日與寶方厨中銀三分
隨衆食齋

移村中嚶鳴館前海棠一株于園卽亡兄石浦
手植者也石浦年二十許時已捷鄉書卽抱
病遂調攝于村園澆花種竹凡數載乃出宦
予等相繼皆入城市其所住嚶鳴館中郎以
與王官谷王官谷立之竹林中竹林旣屬予
嚶鳴館遂改爲聽雨壘矣前往村中見海棠
一株零落蔓草內遂與述之侄乞得移植嚶
鳴館前此館與花相別十五年今日復爲一
處亦奇遭也第館中兄弟長別久矣不知他

生再得如此花之于此館否意者惟青蓮池
上勉自薰脩尚有追隨日也見此棠不覺淚
下旣植而封之而復名之曰學士棠

移襍至二聖寺欲借辰昏鍾磬消此煩火

李道宇少卿先生之喪至自南都先生旣卒南
大司空丁公料理其後事其櫬從陸故其歸
甚速初先生少時夢其伯成都太守李公五
溪曰爾將來與我同一結局五溪公卒于成
都道宇爲安慶守卽棄官歸至壬子秋朝士

欽其高節以南通議起家年六十八矣至是
卒于官如夢先是五溪公櫬從蜀中歸幾有
覆舟之變是時其兄心宇公偕在任憶成都
舊事遂舍舟決意從陸先生雖居宦數年然
清貧如故囊中僅得俸二十餘金諸子皆貧
甚僅能糊口無媿清白吏也

往哭李公道宇于宅

靜亭舅諸弟分析往爲料理予病初愈登其堂
不能哭見孤孀幼稚不勝泫然

王石洋從漢上遣人來問予病苦勸予不必作
詩文不知予之病不從詩文生也自父兄繼
逝驚魂折骨遂抱鬱病正借詩文以疏淪之
詩文何能爲病哉

蔡觀察元履駐辰沅遣人來訊問予何以久不
遊桃花源不知予之病也桃花源去辰州尚有
兩日程予遊止于水心岬其上山色甚佳恨
不得遊

須日華以書至約予上春來遊龍山及章華臺

蓋此二處舊荒落甚日華稍加脩葺爲此郡
重畫眉媼矣

二十八日得李公道宇深葬事因嘆方術之不
可信并志之此以示戒焉道宇公觀歸卽入
村深葬其地在澧州公安界上初李公致仕
二十年來與一術者卜得此地行時指示弟
輩云脫有不幸只此是藏舟之所慎勿聽人
移易也及穿地白蟻粲粲而出甚矣地師之
言不可深信也李公自言精堪輿方葬中郎

時請公題主予不知地之好惡莫李公稍有所許以安衆心而李公寂無一言予頗疑之然中郎穴中土色甚佳去李公今日擴中遠矣以此知安厝亡骨得無水無蟻卽佳庸術之言俱無足聽

珂雪外集卷之九

終

珂雪外集卷之十

公安鳧

隱菴中道著

游居柿錄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歲正月初一日居篔簹谷
天雨雪對雪偶然成句曰聞山皆欲去對雪
只愁銷體中大康浸浸有躡屐之想矣

人日居二聖寺禪室蕭蕭竹樹熒熒燈火與寶
方閑話倦卽就枕自謂長長保此便去清涼

國不遠矣

入鄉拜先人墓宿三橋舟中初先人喪事予以危病不得哭于壟幸而冬中有起色至是大瘞乃得入鄉哭于丘墓間

至先塋以兩叔他出卽復登舟夜抵三橋歸縣大堤一帶飲水者皆仰給于大江往返五六里予乃鑿一義井于園後以待遠近之汲者時已見泉

上元日赴靜亭舅長君晦伯席散木亦至雪大

作此地係靜亭舅與吾輩豪飲歡呼之所今
遂寂寂若此可嘆

送僧月湖行肩輿從大堤憇柳浪傍油河行至
二聖寺見野水丹楓不覺欣然

再遊石洲凡游不能刻期以江上多惡風也是
日風日清和遂同客往過龔遴甫書舍呼與
同去時吳生長統從新安至亦偕焉登舟順
流而下頃之抵洲上予立舟頭語曰此洲極
有靈驗往年初春遊此得佳石者一年百事

皆如意于是舟人及稚子輩皆踴躍而上至
洲覓石各求奇者凡得一枚卽以呈予予大
詫曰佳汝今年必有好事其人喜復往覓以
次呈予爲殿最仍還之而取其尤者已而復
謂之曰此中小石止堪澄水無大用須得可
用者復命尋求得數石皆可作筆格或可作
鎮紙或可作硯山者大抵凡僮僕之巧慧者
必得佳石其餘稍痴所得者多頑陋無足取
舟人輩不知妍媸各負數大石堪作砧者登

舟予大笑

以舟至沙市病中幾不得再登吾汎鳧舟矣今見之如見故人

赴須水部日華席時日華將遊太和予謂艸艸一覽亦必七日而後可旣王弇州未至玉虛巖汪伯玉至玉虛巖矣未至三瓊臺近日蔡元履觀察亦未至此予遊又遺青羊澗竹筴橋三十餘里水石之勝惟先兄中郎其遊極該括無遺而又不作記是皆缺典望日華畫

遊且作記以完山中缺典也

早發舟至公安午時開窻觀花是日聞澧州龔
覺先訃音覺先名之伊有雋才丁酉舉于鄉
庚戌成進士爲錢塘令以憂歸一病遽卒詩
文奕奕見其穎得年僅三十餘又促于伯修
中郎矣且無子惜哉

十八日須日華將遊太和詩以送之

上巳居篔簹谷花事大開三色桃皆放寥寥無
可與共賞者

得無跡書中有云不肖七十有一百念灰冷日
唯誦華嚴二卷課佛數千聲將勤補拙了此
末後事也以柄頭二詩見遺時玉泉寺官舍
于前月盡焚幸存大殿

入沙市寄居龍堂寺僧舍

移入承天寺倚雲僧舍夜月甚朗步大殿前墀
上

閱寺中元時碑有張文定施田入寺事文定卽
無盡居士覓得慈湖先生遺書一部近來無

此板矣記萬曆壬午大人携中郎與予至此
考校今光景都不異而一往三十四年可嘆
也

朱奉常上愚邀空都劉玄度飲村園園中有修
渠達于塘可泛塘上有亭夜話是日移行李
入護國寺僧省有方丈謁自來佛門額爲自
來古佛堂王百谷隸書百谷隸書道古大勝
其真草內有自來古佛二額一爲董思白書
一爲黃慎軒書董字得大字如小字法而差

局促黃字舒放而戈法稍獐皆非二公得意
筆也碑石瑩磨尚未刻磊珂殿中

花朝踏青過沙橋門沙橋名甚古見元微之集
卽其乳母仙嬪葬處垂柳清渠藉草而坐遇
王天根諸公王孫瀛洲云馬融絳帳臺原在
其宅後臺基可丈餘上有喬松十餘株後市
之人伐其松臺址最堅與人作陶冶之用今
已夷踏青完以小舟至杜橋登岸入城月色
甚朗閒步寺前月臺上遇陝亢之一二衲子

聞予至皆餉茶

步至張文忠墳文忠素不信有風水此地係其
祖塋初意葬其封公于此後朝使臺官至
不知何處人自言精鳥兆云荆郡脈從八嶺
山來遂截龍以葬其地去湘玉墳不遠亦非
賜地也文忠姑聽之今之馬鬣其近王墳者
亦多矣湘玉燔身滅家地有何好而竊之哉
其言謀葬玉地皆謬也

須日華自太和歸值山中雨雪對面不見人草

草一覽而還

訪長沙寺故基卽在今草市泰山廟傍一張姓者居之尚有遺塔

送須日華行別于朱奉常園別後閒步崗巒見有堤一帶訊土人曰卽金堤也方知古人所云緣以金堤之語又沮漳之水從龍陂橋流于海子入三湖孟忠襄以爲荆西北水險者也歸飲于仲宣樓畔徐園燈下徐出張江陵一牘并黃平倩詩一卷有意無意之筆妙處

不可言喻其詩云黃楊丹柏冷霜斑乳水香
芽沁客顏縱有孤臺非習氏但堪雙屐是儂
山自投餅餌邀魚戲不掩柴荆付虎關舉似
龐公應拊掌至今天地幾人間此和申郎習
家池韻詩也字字有韻清絕竒絕陳白陽花
卉一卷又劉玄度持仇十洲瀛洲圖及漢宮
春曉來閱夜與玄度等縱譚一夜不得眠

承天寺僧舍見張商英彌勒瑞像贊此像顯于
高氏供于承天寺今像已不存與今護國寺

所供自來佛爲二自來佛顯于東晉且非彌勒乃接引像也入湘城城四周可八里甚堅厚如今都城皇牆內惟荒草微有污隆皆舊池臺也歲取野獸以爲祭祀之用老僧云風雨中時聞馳馬之聲

承天寺觀音殿內大士像原在北門外七里臺觀音院後廢百年前有一牧童見一塚上荆棘叢生有白鸚鵡飛遶其間逐之輒入土不見屢試之皆然後以聞其主人主人來視之

如牧童言遂鑿其冢數尺下得觀音像一善財童子一今飾以金失清古又添一龍女可不必也

至護國寺左禮天皇悟禪師塔同時有一天王悟有一天皇悟天王悟所居名天王寺在今西城久廢卽龍潭信之派所出天皇悟卽今護國寺開基者也初隱當陽之柴紫山後始居此塔襍亂墳中尚有老樹三株塔前方廣地草色鬱然春來王孫士女踏青者酣醉其

間無虛日寺後天皇山一小阜周遭數畝去地僅數尺不知何以名山

與數人閑步野外頗多煙樹一人曰可以入画一人曰画上無画墳者盖此處鬣釜如粟自植足外無空地耳護國寺自來佛殿後有千佛閣中有丈六金身像費精銅萬斤峩山僧無着造也鑄于萬曆十一年其閣則張江陵園內物移建于此者

往沙市衆香林食豸主僧乃蓮池孫也苦行自

守有祖風一閩人林姓者捐貲作殿修墻自
同傭工操作

護國寺一老僧號仁菴年九十四同坐天王殿
一木上說遼藩及江陵公興廢事甚可聽十
方堂內有一僧專拾白骨亦異人也

赴王太學維南名垵席出歌兒演金釵因嘆李
杜詩琵琶金釵記皆可泣鬼神古人立言不
到泣鬼神處不休今人水上棒隔靴痒也夜
住承天寺大士殿中見墳內所掘大士像細

腰梵容惜以金帖之

閑步至草市泰山廟卽古長沙寺基也內有銀杏樹周可二十尺干霄入漢卽長沙寺遺樹其右十餘家外有塔尚存廟廡有鐵冠道士云亦舊長沙寺物寺不知以何年廢問之天皇寺九十四老僧云渠少時已不見元時卽爲大山廟今廟仍華整自來佛原在此寺長沙寺廢乃入天皇寺也其年歲莫可考矣景明觀後有玄帝閣臺基可二丈用磚砌甚工

臺上可眺望

長沙寺卽甄彬還金處也彬卽甄法崇子有行業常以一束苧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于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後失去檀越乃能見還願以半酬彬堅不受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法崇初爲江陵令豈其子卽家于此耶予謂當立一石于此寺中曰甄彬還金處

南平繆士通爲江安令卒官甄法崇時爲江陵
令在廳事忽見士通來見法崇知其已亡愕
然未言坐定士通曰卿縣人宋雅見負米千
餘石不還令小兒窮弊不自存故自訴法崇
因命口受爲辭已忽不見拘宋雅至一問卽
承因狼狽輸還此事見南史江安卽公安也
袁生曰甄彬親見神識不死因果歷然如此
安得不還金哉

同王孫瀛洲沅洲文華劉恒沙王天根諸公登

城北雄楚樓取子美詩中句也樓上西窻可望八嶺山孟忠襄引沮漳二水遶城而東接于三海故荆西北有水險今故道尚隱隱可尋郢城去此二十餘里楚舊都也故其樓臺多在今三湖今皆爲巨浸陵谷變遷不可復識矣

赴夏道甫招小園有垂柳婀娜極可愛步至塔橋飲一汪姓者墅蓄薇極繁晚歸寺

浴佛于天皇之十方堂共諸僧飯伊蒲得孫貽

謀中痘消息甚安善爲之禱于如來

游便河自天皇寺窰頭發舟過沙橋門兩岸垂
柳覆渠可十餘里至塔橋舍舟登遨遊塚至
劉園門有枇杷樹數株葉極茂有濃陰晚復
登舟還月色濛濛至寺已二漏

赴西城王孫小泉席地較東城爲僻過湘城後
湖宛如村落人家多茂林修竹王孫家有歌
兒花徑藥圃具備泛舟清渠可數里夜飲出

小伶演新劇

鄧田仲招飲落帽臺同王維南臺形如舫故作
室亦如畫舫記癸丑冬須水部日華偕田仲
與予至此因其荒蕪相與量度規制時寒甚
張布幙飲不禁朔風今遂燦然矣臺後爲龍
山上有廢寺方脩飾其左爲龍山亭日華新
名曰顧影取孟萬年傳中獨遊龍山顧影酣
暢意也故老云八嶺山卽龍山不知孰是
訪王孫萃軒以其家多書畫也見馬遠畫一軸
亭中一人箕坐甚瀟灑琴一張內有天寶元

年雷威字牛毛斷潤如青玉黃荃花鳥六幅
設色工絕生平所未見也後俱史彌遠題蓋
薇花上一蝶題曰曉凝瑞露極清勻不占園
林最上春忽發一枝山谷裡似知茅屋有詩
人竹枝上畫一蚱蜢題曰一枝小竹渡湘沅
萬里行人感別魂知是英皇廟前物遠隨蚱
蜢送啼痕木芙蓉上一蝶戲題曰天然顏色
在迴廊逐水裙隨一帶長疑是南朝紗帳在
薰爐猶自噴餘香又蠅頭小字詩云一朵濃

姿獨看來秋廷暮雨洗塵埃天涯海角同榮
謝豈要移根上苑栽下有雲石字乃貫酸齋
筆也石邊有小獼張口出舌題云閑來靜吠
花間月無事長眠草徑風笑殺老獼無用處
太平應在畫圖中山丹花下一貓題云鐵鉤
時得小溪魚飽卧花陰興有餘自是鼠嫌貧
不到莫慚尸素在吾廬山丹花下一青蛙將
入水題云山丹相對本誰栽細雨無人蛙自
來說似與人三不見爛紅如火一時開又一

牛一僮牽手中持一雀云是戴松未必然也
然極有天趣題咏甚多姑存其佳者楊鐵笛
詩云野鳥不耕野穡肥五茸春色連天齊牧
童翦草綠萋萋河鼓夜望河之西官家給牛
令莫遲牧童未必憂牛饑田烏夜啼戴勝飛
渭上老農歸不歸字尤爽豁可以見老鐵之
風流也皖水余珊詩云食牛于主秦人肥唱
歌叩角因相齊而今墓木秋草萋夕陽幾度
西山西景升不達事速遲養犍日啜忘飽饑

眼前名利春花飛不如此豎牽牛歸桑悅詩
云牽牛兼秦肥弄雛并晉癡豈知牧童無所
知牽牛臂雛隨何之芳草萋萋雲半畝牛舌
食飽騎歸去不鳴黃鐘常塞口柳州此賦真
奇哉周家王業自此開桃林之野春寂寂萬
古明月生蒼苔狂措犬詩不多見姑存之又
子昂混沌子贇巴西鄧文原跋元人尺牘一
卷子昂尺牘一卷江山小隱圖溪山圖劉松
年筆高許贇有二跋俱爲成化間人予按鐵

流上青衣廿四日宿廖致平牛口庄置酒弄
芳閣荷衣未盡蓮實可登投壺奕棋燒燭夜
歸又云此字可令張法亨知之下有山谷老
人印章并王晉卿印

得楊西來書云朱陵先生近日于漁仙寺開古
洞爲武陵勝境不減靈巖而亭榭樓臺粧點
如画恨不得先生一游賞也又云近日姻友
陳家侍兒今月初死去見龍孝威持一大盃
携一妓詣一室室聞落子聲死而復蘇云云

飲沅洲王孫修月堂是日見梅花道人竹前題
梅花道人墨君其印章云衣鐵踏銀乃雲間
沈粲字仲望者也梅花道人自序云昔文湖
州授東坡訣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
葉具焉自蜩肢蛇附至于斂枝十尋者生而
有之也今画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
豈復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執
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画急起從之把筆直遂
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稍縱則逝矣與可

之教予如此予心識其所以然而手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耳不學之過也且坡公尚以爲不能然者不學之過况後人乎人能知画竹者不在節節而爲葉葉而累却不思胸中成竹何自而來慕遠覓高踰級躐等放馳情性東抹西塗自爲脫去翰墨蹊徑得乎自然原非上智何能有此故當一節一葉措意法度之中時習不怠真積力久自信胸中真有成竹而後可以振筆直遂以追其

所見不然徒執筆熟視將何所見而追之耶
若能就規矩初尚苦于物久之猶可至于不
物之地若遽放縱吾恐不復可入終歸無所
成也故學者必自法度中來始得予謂此意
通于學問不獨畫竹其一幅後云世人寫竹
者甚多吾寫此且看如何其二幅後云輕陰
護綠苔清風翻紫籜未叅玉版師先放揚州
鶴其三幅後云傲與可筆意其四幅後云陳
簡齋詩云高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

臯可謂知道者耶修篁含細香微雨濕古樹
十年山中遊得此幽真趣其七筍不惟竹極
瀟灑之趣而字法老而帶媚放而有法是日
諸公預爲予稱觴予謂得見此竹足矣

移入汎鳧舟中夜中甫一覺即聞水聲汨汨然
爲之一快

午日沙市看競渡

飲于朱奉常園見蒯通說韓信文大曆丁巳冬
十月五日懷素臨于來雲館有懷素文房之

印宣和印李本寧跋云曾見于張助甫家今
爲許靈長物姚侍御大受號雲東逸史詠物
詩十八首豐道生書唐明皇春臺詩陳道復
畫一卷甚放石田海天樓閣復有陽明先生
詩王鏊守溪字亦有致錢鶴灘序徵明畫唐
子西山中圖極隱人之致錢舜舉羅漢黃山
谷題元上人此君軒詩似周彥岳珂云山谷
常用澄心堂紙惟此卷用秘府粉箋及李廷
圭之墨謂之三絕許衡藏周公瑾家有悅生

堂印張可觀畫絕陽道人像

恒參王孫園中見徐秀夫画蒲萄極有虬龍矯
矯之勢詩云月上松棚露氣清翠濤挾雨作
秋聲驪珠散亂無人拾滿地霜華闌月明姚
江李迪筆也露洗涼州馬乳香誰知沆瀣浥瓊
漿昭陽殿下思髮分錫君王不敢嘗慈溪
桂廷璋筆也後有長歌亦自成語而小楷清
媚後寫暄題其人皆不甚著名然畫詩字皆
可寶也

再至汎鳧舟中看菟渡

往金粟菴食齋僧了初云今城中龍山書院卽舊日射圃也江陵公盛時築捧日樓臺俱取此中土填之後以射圃爲書院時捧日樓久折去夷爲廢地乃復取此土填其溝渠築書院基土仍還故處亦異事也江陵有赤湖離湖載于水經注今日僧云近三湖有離湖橋則離湖之跡未湮也

五月十七日兩大注將由草市往龍灣市晤蘇

雲浦從舟中移至天皇寺清坐損有云數日
前有一陳姓者拜懺至厨中行淨偶見殘碑
一具上隱隱有字卽天皇過悟祖師入道因
緣也訊之其人云修江陵相公府第時土中
掘得以米四升易來作搗衣石其上大約言
寺在城東郡第旁似不在城外也其人許送
來俟閱後誌其詳

午天放晴登草市舟時夏道甫亦欲往遣人相
聞頃之道甫至方舟發至太白湖畔卽千頃

浩然矣

從龍口登舟過長湖四十里水天一色早霞鱗
鱗射波間至三湖常有十余里蓮花相接真
衆香國也望水中遠林近樹皆如墨汁點成
淋漓秀潤考水經注所云清暑臺章華臺皆
在此湖中宗少文輟衡山之遊隱于三湖亦
此地也今湖上猶有臺觀遺基

閱雲浦書卷有子昂馬上擊毬圖一簇擁一戴
翼善冠者共以長杓取一毬此元朝宮戲也

係贗筆子昂小篆千文失首一行舊藏無錫
華宅文石左史大韶購得汝南子蓋作跋至
正二十一年春二月八日蔡和題成化四年
商輅跋又艷雪堂詩雲浦園竹兩度着花大
如瑞香色紅生葉而中吐黃穗芳冶可愛焦
公爲書艷雪堂三字并系以詩再閱趙子昂
金書道德經刑部尚書不忽木公酷愛泥金
書老子故爲書一過後有子敬跋元潤印章
下有冠鐵緋銀印書法甚佳至正二年五月

二十八日虞集跋云感所知而書孫過庭謂
之一合子昂與不忽木公想相知之深者也
書道德經不覺泥金之滯又仇十洲飛燕圖
繪飛燕合德外傳中事也劉松年四皓圖後
有四代相印人物竒古當爲諸卷第一有薩
天錫書并看雲老人吳全節跋金粟山藏經
紙書大寶閣陀羅尼一帙係宋人書原爲全
藏今都失去矣李龍眠羅漢画有趙千里山
水范寬山水趙子昂達摩又倪雲林枯木竹

石題云誰斲雲根千尺移將海樹三株墨沼
蕭條遺跡輞川依舊清畱又題云修篁古木
石龍從墨沼雲香識妙蹤彷彿仙壇春雨過
珊瑚碧樹鬱青葱趙仲穆秋林晚渡盛子昭
倣郭熙山水李龍眠羅漢

遊壽聖寺寺去市三里許雲浦修之以接待往
來行脚者也

龍湖泛舟間有荷花聽湖田插秧人唱歌晚別
雲浦諸公宿于舟還江陵予初欲從龍灣走

郝穴還公安念一還家中必不得卽出不惟
玉泉山靈之約不可久負而無跡老人此一
別不知相晤何日以此決意速往蓋名山勝
友爾不可孤也

過三湖白浪粘天荷香襲人

過長湖長年云舊有一石龜在岸邊乃江陵相
公載往墓前者偶棄擲于此歲久爲光怪數
年間其龜忽亡午抵天皇寺

遣人至公安取汎鳧舟往玉泉

上愚園中汎舟上愚云太山廟西有長沙寺塔
院見存佳屺者爲張校尉太山廟東乃馬伏
波祠西征過此人祠之因包孝肅斷疑獄其
下人並祠之廟祝姓向其廟祝牒乃東吳孫
權印子孫世守此廟後爲廟崇至伐銀杏竊
神袍及甕爐爲近廟諸生呈逐去近復修之
已煥然矣其牒予親見之又云老萊子今郡
中西城人至今西城人多壽是日見雷何思
題鄔工卷上兔苑中書四字極佳上愚園內

叢竹別有一種極疎秀而長上千雲霄名曰
釣竿竹與他竹迥異上愚又云高季興五女
俱出家一爲莊嚴寺一爲法輪寺一爲石佛
寺一爲菩提寺一爲佛華寺今石佛見在莊
嚴寺供養佛乃碎石合成其住山皆女僧也
佛華寺有向夫人塔寺爲無盡居士重修按
牒恐是 國初今邑中亦有告身一帋上書
皇帝聖旨吳王令旨或是此類也

六月初一日居天皇寺寺中草萊叢生命僧人

掃除是夜天雨紅豆色甚光瑩先是石首雨
後公安雨至是江陵亦雨不知是何祥也按
金世宗十六年臨潢境內雨豆

將往玉泉時舫舟已至沙頭急從護國寺移出
舟中同遊僧寶方亦至過佛華寺覓張無盡
向夫人塔蕭然亂草中初向氏父夜夢迎相
公偶無盡至遂欣然以女締好無盡初不信
佛法欲著無佛論夫人曰無佛誰當作論已
無盡于維摩詰經有入始與夫人言佛法微

妙如此夫人曰從今始可作無佛論也向夫人信再來者

鳧舟偶漏畧修葺之至金粟菴午飯晤蜀僧達止至觀音寺登塔憇第五層江水新漲浩白萬頃塔下有一小塔其右爲國初湘藩國師無方塔也肉身在其下當是時燕有廣孝楚有無念蜀有無際湘有無方皆國初選擇以輔諸王者也守塔老僧云往時塔上常出白氣後遼庶人貌其像治小室供于塔右

白氣遂隱今像尚存晚以一
小舟與寶方達
止泛于三義河點茶說法

修理舟完令舟從大江走箕灣予至金粟菴早
齋同寶方達止以一小舟從三義河走馬頭
市時水漲蘆洲皆沒穿柳巷中十五里至市
關公廟廟有一枯筍其節文作爻字可六七
尺節十九以其半上之朝以其半留廟中蓋
元至正年間物也候舟不至復登小舟逆之
至箕灣始遇夜泊馬頭岸

細雨淋淋從馬頭發岸邊多採魚苗者過百里
洲卽陸法和居士住處有上百里下百里之
名蓋巴江之水在外沮漳之水在內而一洲
間之楊柳葉麻極爲膏腴午抵万城卽楚所
云万城也楚都在今歸州徙居沮漳之間築
万城自此而始故云万城也方城在葉非此
地也楊用修以方城卽万城大謬泊舟復登
岸見万城遺址尚存有一僧臨水治一閣來
乞名予曰可名爲荆山閣蓋閣前卽百里洲

爲荆山居士陸法和生長地空名之以存故實可也

沮漳之水大發艤舟閒步柳堤上已登舟隔舟數丈餘堤忽崩水如怒雷湧起百丈卽向游地也早一刻則人皆沒盤渦中矣實天幸也乃廻舟至草舖水如激矢一瞬而至遂從陸走紫蓋可三十里至紫蓋登正法樓大江隔百里晃耀可掬入暮微月照平蕪僧云舊有茂樹國朝湘藩伐去爲宮殿湘王曾至此

今湖中路猶有湘王橋也

遣人以字聞度門并玉泉長老乞人馬來接暫

住紫蓋一日

天黯黯有雨意由紫蓋發過聖水寺見玉泉後
山及諸山騰舞皆作濃嵐而白雲如淨絮橫
亘其間時數騎走山上黑雲怒雷臨之隱隱
馮馮東沒西出雨大至無可棲泊又十余里
至民舍少憇頃之日復出至前溪水深不可
渡令輿人負之以渡宿于王叟宅

王
卷之十一
辰起雨色黯黯遣人覘水云可渡不辭主人徑
行令輿人負之以渡雨渡大作抵度門寺已
向午矣度門新修一小樓上有雪廬字董思
白筆樓前梔子花盛開

從度門楞伽峰取山徑往王泉寺近寺流泉聲
如轟雷予別寺中三年矣山中老宿聞予來
意皆欣然禮佛後息于柴紫菴松桂日茂

菴中老桂忽開二枝如金粟山中老宿皆詫以
爲異事時六月中也

度門以桂開詩來予自題菴門額及堂額一菴
曰柴紫庵堂額曰淨名堂

玄微出所画玉泉圖修寺時曾經御覽者也又
出優鉢羅花葉如蟬翼輕細之甚不知所出
俟再考之

以肩輿謁關侯祠山舊有碑亭今撤去見前壁
危石橋已改修殿亦新修者歸令人鑿幻霞
洞三年前已鑿成覺其稍隘更加數笏乃堪
坐是日復登前山望九子

天微霽跡公來同登菴左嶺上下堆藍閣基蓋
山松甚多須不障山色者乃堪作閣已步至
堆藍亭閒話

天大霽雨四十餘日矣今日始見日光如得寶
人盡欣然晚至鐵塔灣臨水敷蒲而坐

僧達止別去還蜀辰飯後步至乳窟窟有三其
一作沉綠色骨理癭起更佳令人掃除苔蔓
泉水分爲二中有小洲遂敷蒲而坐凡揭水
二過一石壁下壁間斜出一樹覆渠有濃陰

望響水潭如一方積雪覓徑路登爽籟亭
坐許時復覓徑路登玉泉左掖山望九子諸
峰冶甚

鑿幻霞洞將成從後廡開一門達洞中由洞外
達堆藍亭

甯塔灣田以爲菴中香火之資飯于玉泉舊住
持處見黃平倩玉泉疏其首云石紐居士從
袁伯修兄弟見無跡上人語及玉泉因緣居
士曰異哉往家食時夢空餘有唱法聲仰不

見聲者南面則大圓鏡光彌亘天地予踴躍
光中中無他物東側一關將軍祠耳故予爲
真如法藏疏有常感異夢鏡光亘天之語直
不解光中獨予與關將軍者何也予旣立堆
藍社于玉泉祠護法諸公平倩與焉關廟正
在東而堂正在西所云大圓光中者卽此地
也平倩之夢不其神歟平倩疏云寺正負山
山勢斐疊映陰如屏風屈曲未至數里林氣
石色藹藹導客客容爲洗礪水搖漾如風中

布候漢泉爭射乍如可數已復激亂如散珠
東去潺潺汨汨至橋忽止若隨松風入鍾磬
聲望而知爲靈境也語近寫生并錄之

遣人往草舖取沆鳧舟至河溶

日泄瀉不止無可覓醫藥且飲食粗糲甚乃知
山中枯槁難以養生宗少文老病復還江陵
有以也

病中頗思歸此去入伏熱甚愈難遠行不若卽
歸爲妙

從玉泉發諸僧送之泉邊過度門別迹公迹公
送至金谷菴揮淚而別晚抵河溶舟中

從沮漳合流處發舟如激矢兩岸垂楊鬱鬱蟬
聲相連數百里夜泊万城

過万城卽爲江流從箕灣出忽見大江晃耀千
頃爲之錯愕頃抵沙市小憇後乘順風下縣
寶方施茶黃壇因小停舟萬部鳴蟬之聲銛
千鋒刃叢沸江上日午抵公安

居篋簞谷同年景陵鍾伯敬典試貴州以一字

相聞拘于例不見客致其所刻新詩并其師
雷太史詩太史詩精選之僅得二冊姑毋論
其爲唐爲宋要以筆下有萬卷書胸中無一
點塵二語太史真足以當之矣在伯敬之見
必欲其精而在予則謂此等慧人之語一一
從胷中流出盡揭而垂之于天地間亦無不
可昔白樂天詩中宗匠也其所愛劉禹錫詩
都非其佳者豈自以爲工者人或不以爲工
而自以爲拙者反來世之激賞也不若并存

之爲是是日周公美名祚盛卒得年僅四十
八憲副周公雲臯子也少有雋才苦心下帷
與取一第竟不得志而死記萬曆甲申先舅
龔靜亭中郎與予及公美同赴府小試郡伯
郝公玄鶴關中人也謝考時特呼予等四人
出而提誨之稱中郎與予文太奇其後中郎
與予各登賢書惟舅及公美次且不售五六
年間三人相繼而沒而予然惟予一人存也
可爲驚惋

七夕靜居園中

天暑甚火風薰灼惟吹亂書帙掀舞帷帳更無涼意

送祈年應試作詩四首

黃州官給事賜谷以冊封榮藩便道過公安來晤徘徊花下竹間語及予進取事賜谷云若論世法似不可無以道眼視之此中闕少何物

龔晦伯以一小游舟載酒從斗湖至劉橋湖湖

面甚濶楊柳蘆葦大有野意是日立秋湖水
微波風烟涵澹令人凄然有洞庭木落之想
赴青蓮菴齋議請藏事盖公安原有藏久而殘
闕先舅壽亭爲首修一藏經閣以貯之主僧
圓公稍爲增補而人之所竊與虫之所蠹殆
居其半遂有志于南都請一新藏予草疏爲
之首是日約諸友共檀得五十金

關聽雨坐小門通橘樂亭此門閉于戊申今八
年矣常與中郎出入于此爲之慨嘆

橘樂亭樹立是日風日清美蓋橘樹四株不惟花香實美而濃陰遮蔽驕陽真可無暑故治一亭以避猛雨非避日也

赴萬和夫席于濯足臺汎三湖日炙稍苦予曰行樂亦須少忍苦天下無純樂之樂也

橘樂亭落成得祈年武昌書謂書坊假中郎名刻書甚多告之以贗亦不信

長沙洪進士名雲蒸過訪予癸卯同年也洪攷攷向學且云孔子不言過去未來而專言現

在以吾人所當着力者止現在耳

邀洪丈飲以明陪坐橘樹下納涼時已清秋而暑氣不減三伏

約怡山寶方齋同以明諸公坐橘樹下論學頗有會心處是日郡太守吳公立一石碑于中郎宅前曰袁中郎故里蘇雲浦書是晚鄒全玉丈以龔覺先所和菴花菴韻三十首見示寓悼亡之意筆下頗不俗而微欠道老覺先已逝去年餘矣使天假之年未可量也

八月十四日秀才周蕃卒初蕃未死之前一月
忽入冥見一處門廡甚壯麗問人曰此袁星
君住處入門見堂上主者卽中郎也衣冠若
雲霞亦有牙牌作天篆蕃見而拜中郎曰汝
來耶蕃自敘有志青雲不幸夭折惟先生救
我中郎曰大凡作人要作好作人好者卽夭折
亦自有佳處可往汝却後一月始當命終且
還蕃曰先生何以住此處中郎曰我蒙上帝
之命檢校人間文字極費心力數月內可竣

事亦當遷他處矣言已卽令人送之出頃之
甦至是一月矣果卒

中秋月不明至王伯徽飛雪堂小集見張江陵
字一紙并得黃平倩庚子冬寄予一牘皆媿
媿伯修抱恙事也寄書時去伯修化期僅一
兩日耳而猶云病已旋愈不知何故

飲龔晦伯表弟宅見黃慎軒書夜泛舟至劉橋
湖中而還俄見林內烈焰大發舟中叫曰村
中失火已視之月也初生尚作顏色耳

得中郎十集內有狂言及續狂言等書不知是
何儻父刻畫無鹽唐突西子真可恨也

祈年從武昌歸試文甚奇

東裝入郡送太尊具公行吳公遷吳憲副去公
于中郎極相知賞僻好其詩文凡于予數有
知己之言故徃送之

辰起入郡崔受之偕晚渡江將至岸忽有一人
大呼曰劉玄度逝矣予驚問故其人曰玄度
至沙市鬻妾忽病數日遂不起予大駭會兩

舟相遇去急亦不暇問其人誰也予洒淚登岸至寓卽走唁之旅舍荒涼寂然一棺予哭之不異兄弟也玄度名芳節別號恒沙大有才藻善譚論與予爲髫年交舉丁酉鄉試第二癸丑試卷已入彀將登榜矣而策中稱譽江陵相公太過其詞殊激竟擲去其人旁通百家言楚中異才也無子晚娶雷何思太史妹甚悍家有數妾皆不得御以無子故至沙頭買妾欲以八月十八日納妾而十七日逝

矣病之前數日屢招其居停主人云袁三先生到否幸爲我覓之其人遍覓不得去予到期僅兩日耳竟不及一言而別惜哉將至宐都料理其嗣續及遺文時方未遑也

出郡城北五里送吳公行途中晤上愚朱太常坐郵舍中共話且爲詰朝聚首之約晚飲瀛洲王孫盃中時楚闈消息已至祈年被落予私念曰有兒足矣安敢望此等分外事也

沅洲王孫早以字來留行同諸公至江頭共飲

是日大風雨亦不能行坐中有言新到吳伶
歌曲佳甚諸公再訂明日聽歌之約

諸公共至徐寓演明珠久不聞吳歛矣今日復
入耳中溫潤恬和能去人之躁兢誰謂聲音
之道無關性情耶

雨大作不成行泛小舟至江干看風濤際天意
蕭然也

夏道甫邀泛舟時江水大漲鳧舟泛三義河楊
生治具鳧舟由三義河出蘆洲至大江日已

西不成行

予將束裝入都門晚有便舟遂登舟往長安村
辭先人墓

早至長安村孟家溪息于先居忽病泄瀉至先
塋義堂寺諸僧來迎云寺已頽敗欲昇新之
予時鬪北未能行檀也飯于雲澤叔宅時蘭
澤叔往常德未歸飯後卽登舟回五叔及諸
兄弟王吉人輩送至車湖

早至縣料理北行裝命修花人整治花木宜收

王
卷之十
三三
藏者

帥諸弟及親友送寶方往秣陵請藏予具十金
作檀資

入郡新安人汪唯修從予北行五弟及崔晦之
以舟至住胡寓見有遺骸暴露者命人以土
瘞之

赴新安汪隣漁餞有未到重陽先落帽之句以
予一笑偶墮憤耳

至天皇寺看十方堂時墻已漸葺往晤朱上愚

遇寶方從蘇雲浦舍回并得蘇書晚赴瀛洲
沅洲文華謙元泰元諸王孫之餞諸王孫皆
有志詩學者也時優伶二部間作一爲吳歛
一爲楚調吳演幽閨楚演金釵予笑曰此天
所以限吳楚也

閏八月二十六日早赴小泉王孫餞卽成行夏
道甫金仲栗龔晦伯五弟六侄別于北城圍
瀛洲沅洲文華三王孫并祈年別于十里外
小蘭若汪唯修僧玄徹呂書記并僕五人同

王
卷之六
三十一
發天微雨宿四方舖崔蕙畝送至舖中并乞
鼎州諸友書寫書完倦極

發建陽晚止團林舖是日雨大至建古作澣卽
澣水也

天霽山色秀冶午飭荆門止小南橋閒步看溪
水清澈

從小南橋騎馬走石橋驛飯于麗陽馬上與汪
生浩歌抵空城已暮凡爲程二百里麗陽子
瞻作瀕陽

宐城爲許同年玉繩留一日許爲予癸卯鄉試
北畿同年令宐城

襄陽道中覽習家池登鳳皇亭止襄陽作一日
留

襄陽早發宿呂堰

呂堰早發止新野

過范蠡鄉光武故里渡白河宿三十里屯

南陽留一日以中郎秦中門生王顯我作令故
也夜宿博望

從博望涉趙河止裕州遣人問州守許公病伏
枕未起至卧榻處話許公予金陵故人也

飭保安驛過光武祠招撫崗扳倒井晚止舊葉

縣

葉縣道中渡澧水過子路問津處午飯止襄城
襄城道中渡汝水過吳季扎掛劍處午憇潁橋
潁封人隱處過孝子蔡順祠晚止許州城外
令人沽襄陵酒飲之

許州道中過八龍塚午飯洧川過鄭莊公見母

黃泉處宋呂蒙正養晦處晚止尉氏

尉氏道中飯朱仙鎮拜武穆祠得詩四絕晚抵
汴城止延慶觀

開封太守孟公魯難來晤昔與予晤于金陵一
別七年矣

阮太冲名漢聞來晤阮舊居燕京以嗣宗墓在
尉氏因家焉館于宗正竹居王孫所竹居家
有假山頗具巖洞之美藏書極多

早涉黃河風甚惡午飯金龍口止延津

延津道中日晡至衛輝登南樓望太行秀冶甚
雨中走淇門過殷太師比干墓蘧伯玉故里并
斷脛河止于淇雪大作

淇縣道中過殷墟子貢故里雪不止止宐溝
宐溝道中過盧扁墓嵇紹祠周文王演易處姜
里城鄴縣止豐樂鎮

彰河道中過磁州趙王城渚河止邯鄲

邯鄲過學步橋照眉池黃梁祠冉伯牛墓止沙
河

沙河道中過唐宋璟墓午憇順德止內丘

內丘道中午飯栢鄉過臨城縣漢光武斬石人
處馮唐故里大石仙橋蘓季子佩印處宿于
趙州

趙州道中過三蘇故里古冶河午飯樂城走獲
鹿縣韓信講兵法處漢蒲棘侯柴武碑晉樂
武子碑止真定

真定道中過磁河午飯伏城駟過藁城縣沙河
橋至新樂縣界內木刀溝趙小河伏羲生身

孔子落筆處劉禹錫陋室韓魏公衆春園止
定州界內明月店楊柳茂盛

明月店曉發過漢光武雞鳴臺古鮮虞國漢昭
烈安喜城慕容舊封樂羊勝跡過定州出北
一門五里爲靖王遺址孟良橋清水新源唐堯
封侯故城古博陵郡蘇長公雪浪石午飯清
風店入保定界止慶都

慶都道中過帝堯祠堯母鄉古樂浪地午飯陘
陽漢張蒼食邑過滿城縣張燕公讀書處入

清苑縣界三十里止保定府

保定道中入安肅十里許望西山一派如巧雲
渡易水止定興

定興道中過范陽重地桃園過督亢新城漢桓
侯張飛里次涿州止琉璃河畔閑步橋上看
山聽水山色冶甚橋下有載舟其水乃白溝
河通天津者

十月初三日至都寓城外柳巷普濟菴見雷何
思字二幅大有筆意乃南浦花臨水東樓月

伴風菊花空泛酒蒲葉好裁書語也

入城止滇中友人陶刑部不退寓晤友人丁仲
暘仲暘以下第未歸夜往仲暘寓共話次日
移住三元菴

吳江村出周文矩韓熙載家宴圖并李伯時西
方傳燈諸祖靈蹟又見中郎所作讚係絕筆
丁仲暘處見趙子昂親筆三絕陽林堂下百株
梅傲雪凌寒次第開枝上山禽曉啁晰定應
喚我早回來搖落山川草樹稀白

南飛苦無綠酒酬佳節獨有黃花媚夕暉蕭
騷竹韻連朝雨浩蕩松聲一夕風枕簟北窗
初睡起交交黃鳥綠陰中

蔣子厚寓見高房山画房山元人官至刑部尚
書字彥敬

往石磴庵放生作主者呂孝廉濬也庵主自南
常往來涿鹿白帶山寺寺有隋淨琬法師所
藏石經已三千餘卷自南有志補葺其寺中
塔院往爲居民所占黃慎軒居士等鳩金贖

還得其與房山令書其護法一念真可欽也
諸禪友以次至皆不及細詢惟聞謝耳伯浙
臨海王伯度爲舊識是日放小鳥數千各禮
佛食齋而散昨夜偶夢與李龍湖先生共話
一堂是日有人持伯脩中郎與予共龍湖論
學書一冊名爲柞林紀譚乃予兄弟三人壬
辰歲往晤龍湖予潦草記之已散佚不復存
不知是何人收得率爾流布夜來之夢豈兆
此耶

陶不退云任丘徐開府三畏以進士任渭南令
生平不信釋教凡有僧來募緣者不惟不施
且加朴責時邑中三十里外有塔欲頽有異
僧持緣薄至縣門求施門者曰前有求者已
被責三十矣和尚如不去且將吃棒僧曰姑
求之卽被責所甘心焉門者不能阻徑持薄
見徐公公欣然施二百金僧大喜出望外而
左右亦竊疑之邑屬及士夫聞風皆施不日
千金矣僧乃鳩工拆塔塔下忽有屋三間光

明如晝惟門扃百計不得開牕外見內有僧
帽一上書徐三畏三字瓶一塵一及几案之
類者皆有三畏字僧大駭異來者皆見乃報
徐公公見亦愕然恐事涉神怪惑愚民觀聽
急令閉之歸而語其子且云吾不欲其倡揚
仍覆之矣徐公後官至督府臨終時語其子
曰往塔下有名字事不必入墓誌可也諸子
從之故至今人未知焉公之子名四隅與友
人陶不退同官至刑部山西司密與之言陶

轉爲予述之

于吳江村處見元文宗臨唐太宗永懷二字以
賜巉巉子山者

過李大京兆夢白處因留宿強半皆是論學語
也

蘄州戶部郎袁蒼嶼來同宗之誼藹如此公學
問專究心于台教云一切安想非台教方便
不能調伏予曰此事如上陣殺人也
有要刀
殺者也有要鎗殺者也有用劔戟殺者期于

子
殺人而已袁曰多學不精終不能殺人不若
從一門深入爲妙予曰士大夫學道俱肯上
陣便好今都無上陣之意何有殺人之日斬
州之袁本江西卽從天順北狩袁斌之後也
今其子孫在京者已微

出楊妃上馬馱與友人張爾葆閱張云此唐末
宋初願闕中筆也帑係冷金箋故知爲唐物
蓋唐畫帑多用側理冷金二種舊有韓幹馬
已畧破碎張曰此神物也唐人絹素到此尚

是有日彩者

張爾葆處見李唐山水一幅汝窰酒盞一鼎一
如綠玉三代物也新購得直三百六十金官
窰爐一其直亦二百金予笑曰吾將買田而
老焉

近日法古者購得宣廟已壞銅器重鑄爐下效
沈度字可以亂真

懋慈因寺卽伯脩中郎黃平倩舊日論學處也
過水關乃高粱橋之水從城下滙爲湖入大

內者湖畔蘭若櫛比淨業寺東有庵名龍泉
前瞰平湖十里旁可望西山有中貴道人欲
葺之以舍予予故往視焉果勝地也

陶不退赴大名府任與仲暘治一勺餞之
過龍泉庵前湖水皆結爲冰

從三元庵寓移至後湖龍泉庵夜月甚朗與越
中劉孝廉特倩步月冰上若淨琉璃時有裂
聲予甚懼特備曰冰下凍極凝結故有聲耳
仍徘徊其上見有以几案寘冰牀上飲者

閒步雙寺時道途新脩甚淨以

皇太子妃將殯故也雙寺舊爲伯脩中郎及黃太史共飯伊蒲之處寺極整飭齋具尤精潔已至大佛寺見黃太史所書無邊虛空覺所顯發八字及伯脩中郎遺墨歸庵飽後步水上

飲松江朱工部雲來處見董玄宰書畫數十幅又見其倣張僧繇画一小幅山樹皆作殷紅色予謂僧繇梁人也恐無真跡可倣雲來曰

近一郡丞家有之故董傲之也又高克恭山水一小幅又王雅宜小楷便面秀絕餘名公者不悉記惟近日王辰玉書法老而帶媚真可寶也

米戶部友石招飲看梅花叢中頗有奇石梅花
襍石中尤清絕出歌兒演雜劇侑觴

赴李工部增華席李向于花源相晤別去已三年矣

覓仲暘于華嚴庵雪花飄瞥

夜大雪起視已三四寸因晤客見堦下積雪皆
爲僕輩掃去甚惜之俄而飄警復浩然矣是
日坐明窓下看經義

李孝廉長蘅見召于顯靈宮寓同登藏經閣記
乙未之夏自塞上歸次日伯脩携至此處納
涼同遊者爲黃平倩陶周望顧開雍諸公今
數之已二十一年矣往廊房尚未盡顏今多
圯兩廡左祠薩真人右祠王真官俗云真官
禮真人爲師故右墀栢樹枝幹婆娑委地示

不敢與師對也殊誕然相甚道古龍蛇下垂
可愛登閣見西山雪尚未銷銀濤蜿蜒天際
恨風色逼人遂下以春來多火病戒酒畧飲
數勺而歸

過東拜客見前門以車緹會極門礎高可丈餘
用騏馱四千蹄一礎已費十萬金矣

邀李素心丁仲場來寓守歲天大雪